

評趙紫陽的美國之行

葉伯棠

中共「總理」趙紫陽訪問美國，在去（一九八三）年二月美國國務卿舒茲訪問北平之時即已原則決定，以後歷經波折，終於在去年九月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問中國大陸時，作了正式決定。去年一年當中，美國與中共因為各種歧見無法克服，使雙方關係處於低潮，中共甚至採取停止購買小麥以及文化交流作為報復。至溫伯格訪問大陸以後，雙方關係雖然稍見好轉，但是基本的歧見仍然無法克服。在這種情勢之下，趙紫陽訪美的目的是什麼？訪問期間的言行又如何？以及此次訪問有什麼影響？這些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

壹、雙方面臨難題甚多

從國際關係的慣例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總統或是總理在訪問另一個國家時，都具有某種的目標，或要達成某種使命，如發表宣言、共同公報、宣示雙方的共同政策，或是象徵雙方的友誼。趙紫陽是目前中共幹部職位最高的人員第一次的訪美，他這次訪問美國交涉的時間甚久，顯然有重大的問題亟需解決。從他所安排的行程來看，他這次訪美主要的地區是華府、紐約和舊金山，但是他並不按照一般的行程由西而東順道而行，却先繞道美國的觀光勝地夏威夷去遊覽，然後再轉往維吉尼亞州的歷史名城威廉斯堡（Williamsburg, Virginia）觀光，最後才至預定地華府等地區作正式的訪問。這種安排到底具有什麼目的？尤其是目前雙方面臨的難題甚多，可以說是障礙重重，烏雲瀰漫，照理說，他不可能有此雅興，故作輕鬆狀，有心情先去遊玩一番，然後再談其他的事。

趙紫陽所以如此刻意的安排，適足以顯示中共與美國之間面臨許多問題無法立刻解決，需要培養氣氛，製造有利的形勢，再

來解決難題。這種趨向可以從去年十月中共「外交部長」吳學謙訪問美國時所發表的言論中看出端倪來。那麼美國爲什麼要邀請趙紫陽去訪問？簡單地說：是基於地緣政治的關係以及維護美國利益的動機。當前美國全球戰略，就是阻止蘇聯的擴張。基於這一目標，美國對亞洲的戰略是寄望於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協的合作，但並沒有忽視中共的重要性。依照美國的看法，中共目前控制中國大陸，具有廣大的幅員以及衆多的人口，故不論是基於牽制中蘇邊境的蘇聯軍力，阻止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或是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美國都不希望與中共的關係惡化^①。所以去年二月美國國務卿舒茲表示，美國希望與中共保持穩定和持久的關係^②。

美國願意與中共維持穩定與持久的關係，是基於國防戰略的利益。中共方面則不然，中共領導人一再地宣佈，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中共要達成「祖國統一」和「實行四個現代化」。所謂「祖國統一」，就是解決所謂「臺灣問題」，實行「四個現代化」，需要鉅額的資金和科技。這兩個問題，如沒有美國的協助，根本無法解決。也因爲這種原因，中共不得不設法謀求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就解決所謂「臺灣問題」而言，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與周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雙方立場分歧，近乎各說各話。至卡特政府時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發表的「建交公報」，對於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以及美國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政府乙事，雙方都沒有獲得根本的解決。自從雷根接任總統以後，中共鑒於雷根政府決心改善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遂運用一切的壓力，企圖迫使雷根政府放棄既定的政策。至前（一九八二）年八月，儘管雙方發表「八一七公報」，但對於公報內容的解釋，各有說詞，依然歧見如故。故中共除強調「臺灣問題」是雙方關係發展主要的障礙外，在宣傳上給予一般人的觀感是，雷根政府未能遵循美國與中共發表的三個公報，違背了三任總統所建立的雙方關係之架構，也破壞了雷根自己所作的諾言，結果造成「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

關於中共推動現代化所需的科技、資金和市場，可以說是大部份皆須仰賴美國。當然，中共可以向西歐和日本購買精密的科技，但有困難。因爲西歐出售的科技價格昂貴，非中共的財力所能負擔；而日本雖然願意協助中共實行現代化，但對於精密的科技往往留一手。祇有美國根據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的需要，出於政策上的考慮，願意協助中共實行現代化。在一九八〇年六月，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霍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宣告美國對中共今後十年的政策，其中一項明文指出「協助

註① Sirove Talbot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China Facto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1), pp. 95-99.

註② 美國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茨在衆院亞太小組作證，見《聯合報》，七十二年三月二日。

中共現代化，並將技術轉移給中共」。

貳、仍以「臺灣問題」為主

如果卡特政府繼續執政，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雙方關係應該不會發生重大的爭執，但我們知道，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也是超級強國，它的政策除了受大選的影響外，也同時受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甚至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發展亦時常受到許多突發事件的影響，事先很難預料。例如去年雙方在紡織品談判破裂以後，接著出現胡娜事件，加上雷根政府支持我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位，以及湖廣鐵路債券問題和泛美航空公司恢復臺北航線等問題，都是事先無法預料到，一時之間使雙方的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低潮。直至去年五月，美國商務部長包爾瑞奇訪問中國大陸，美國同意出售精密科技給中共，雙方關係雖然有好轉的跡象，但並沒有根本的解決。例如雷根政府給予胡娜「政治庇護」，引起中共強烈的不滿，遂停止雙方文化交流。又如中共運用各種方法，企圖排除中華民國在亞銀的席位，不僅使雷根政府感到不滿，更引起一般人民的反感。類此問題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當然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中共仍然以「臺灣問題」為最重要，它一再強調「臺灣問題」是改善雙方關係的主要障礙。去年十一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有關臺灣前途決議案：明定臺灣問題的解決必須以和平解決為前提，其解決方式「應為臺灣人民所能接受」。對於這項決議案，中共「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皆相繼發表評論指出：解決「臺灣問題」是屬於「中國內政」，至於「用什麼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現在美國參議院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案」，「這是對中國的主權和內政的蓄意侵犯和干涉，是完全違背中美歷次聯合公報的精神和原則」^③。

至於雷根本人當然預料到趙紫陽到華府會在「臺灣問題」上面糾纏不休，所以在他訪問之前即一再地公開表示，為交新朋友決不放棄老朋友^④。言外之意，美國政府雖然願意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但決不放棄與中華民國的友誼。如何克服這些難題，自然是此次趙紫陽訪問美國的主要目的。

此外，美國大西洋委員會（The 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曾發表一篇研究報告：「今後十年的對華政策」（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這篇報告是由美國前國務次卿強生（H. Alexis Johnson）所主持，經過兩年的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註④ 雷根不止一次的公開表示這種觀點。

研究與分析，對美國政府制訂「中國政策」，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此項報告發表以後，必然引起中共方面的重視^⑤。

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自去年十一月起，中共操縱的所謂「八個民主黨派」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這些附屬黨派所以趕在趙紫陽訪問美國之前召開會議，顯然與最近中共對中華民國政府所發動新的和談統戰具有密切的關係。接著在今年一月一日，中共負責對自由中國統戰的主要負責人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會上發表談話時再度申述「實現祖國統一」，呼籲各方提出完善的建議，達到「如何實現和平統一」。明眼人一看便知中共的這些舉措，旨在製造和談假象，以便趙紫陽利用此次訪問美國的機會，大加發揮，密相配合。

叁、無法肯定預期效果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知道趙紫陽這次訪問美國可以說是複雜的背景之下進行的。今年一月三日，趙紫陽在北平人民大會堂上會見美國和加拿大記者時，說明他訪問美加的目的以及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他首先表示不滿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決議案；同時也批評雷根的談話說：「朋友與朋友的關係，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問題」^⑥。他在答覆記者問題時又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同另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保持友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為這種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朋友關係而介入另一個國家的內政，這是不允許的，也是不符合國際關係準則的」^⑦。顯然，趙紫陽的談話完全是針對雷根的談話而發的。

談到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中共知道美國方面期望與中共維持「穩定和持久的關係」；但趙紫陽則提出相對條件，就是美國方面應該「不做違反中美之間已經達成的三個公報中的原則的事，不說違反這三個公報的原則的話，不干涉、不阻礙中國的和平統一」。這是中共對美國要求的答覆。同時趙紫陽對於雷根政府在「八、一七公報」發表以後，出售給中華民國政府武器的數量並未減少，性能却繼續提高，表示十分的不滿。但他又補充說，中共對於這方面自我克制，究竟如何克制，趙紫陽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不過他間接表示，雙方應「按照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辦事，而不是一方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強加另一方」^⑧。他希望這次訪

註⑤ 從中共《瞭望》周刊提到這篇報告，我們可以確定中共必然充分研究此一報告。〔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

註⑥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同註⑥。

問美國和今年四月雷根訪問中國大陸之時，雙方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能獲得進展。從這一語氣可知，趙紫陽對於這次訪美能否達到預定的目標，自己都無法肯定。不過，他認為雙方「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大有可為」，但他又補充說：政治與經濟無法截然分開，如要經濟合作良好，必須有良好的政治條件配合。從這段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中共可能以發展雙方經濟貿易關係為誘餌，在美國製造形勢，對雷根政府施壓力，使其放棄過去的立場，接受中共的勒索。

肆、陳述中共基本立場

分析趙紫陽這次談話的內容以後，我們不難瞭解趙紫陽這次美國之行的目的，就是製造友好的氣氛，重申中共的立場，並對雷根政府實施統戰，同時也簽訂某些協定，獲得實際的利益。一月七日，趙紫陽率領「外交部長」吳學謙等四十多名隨員啓程訪美。他先到夏威夷停留一天，再轉往維吉尼亞州的歷史名城威廉斯堡訪問，直到一月九日下午四時方抵達華府，開始正式的訪問行程。茲特針對趙紫陽在美國的活動，分別就：一、申述中共的基本立場；二、對美國政府進行統戰；三、對華僑宣傳和談論調等三方面加以論述。

趙紫陽所陳述的中共基本立場，完全是針對美國參議院通過的「臺灣問題前途決議案」以及雷根總統的談話而發。凡是他所到之處，幾乎都提到這個問題，如在一月十日，在雷根總統的歡迎儀式中趙紫陽說：「『中國』一向重視中（共）美關係，希望中（共）美關係得到發展。美國政府領導人也不止一次表示重視中美關係，希望這種關係能夠穩定和持久。我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就需要我們雙方互相尊重，都本著既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又尊重對方的國家利益的精神來處理面臨問題。中（共）美兩國都嚴格遵守雙方在歷次公報中確定的原則，履行各自承擔的義務，中美關係就能夠結束顛簸不定的狀況，走上平坦的道路」^①。

十日上午，趙紫陽與雷根舉行會談時又提出「臺灣關係法」問題，他指出此一問題是影響雙方穩定和持久的關係的障礙。接著他又強調：「這個障礙不徹底排除，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不能不受到影響，即使兩國關係有所發展，也是不鞏固，不穩定的」。晚間在雷根為他舉行的宴會上，趙紫陽再三地提到「臺灣問題」，他說：「中（共）美之間的主要分歧，或者說中（共）美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是臺灣問題。我希望雙方能夠嚴格遵循歷次中（共）美公報中共同確定指導兩國關係的準則，履行各自承諾

註①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

的義務，使我們之間的分歧得到解決」^⑩。這幾段話儘管措詞不同。但基本的立場是一致的，就是要求美國政府依中共的立場來解釋「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

在華府期間，趙紫陽接受了美國五家電視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公共廣播公司和有線廣播網）的聯合採訪。他在回答記者的詢問時指出，「臺灣關係法」是中共與美國的「一個根本障礙」。不過他也知道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要想廢除「臺灣關係法」是不可能的，於是他轉而要求美國政府嚴格地執行「一個中國」政策^⑪。此外，趙紫陽在與美國國務卿舒茲會晤時，要求美國政府以實際行動履行「八、一七公報」。他在紐約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訪問時，又重提「八、一七公報」問題。他說：這個公報簽字已經有一年多，在一九八四年應該實行，「這對建立互相信任是至關重要的」^⑫。從趙紫陽到處利用美國大眾傳播機構宣傳美國政府不執行自己簽字的公報，我們可以發現中共正在設法散佈一種流言，形成一種形勢，意圖指責美國政府破壞自己簽字的三個公報，「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

伍、簽定兩項科技協定

趙紫陽在華府訪問期間，一月十二日與雷根簽訂「中（共）美科學和技術合作協定」。這項協定早在今年一月三日即已達成協議，祇待雷根與趙紫陽完成形式上的簽字儀式。同時美國總統科學顧問開伏思（George Keyworth）與中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趙東宛簽訂延長一九七九年「科技合作協定」。中共所以願意與美國簽訂並延長這兩項協定，就是希望獲得美國科技的援助，以推動現代化計劃。而美國所以願意簽訂這項協定，如雷根總統所說：「一個現代化的、經濟上發展、政治上穩定的中國，是最符合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⑬。雷根政府的政策，與一九八〇年六月卡特政府所宣佈的對中共今後十年計劃頗相符合。這證明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在基本上是先後連貫的。

中共與美國雖然在科技合作上達成了協議，但在原子能合作、紡織品進口和美國小麥輸出等問題上，仍然存有歧見。這次趙紫陽在華盛頓訪問時，曾與舒茲和巴里維奇就原子能合作問題舉行談判，但未能達成協議。關於這個問題，早在一九八一年九月

註⑩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註⑪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

註⑫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註⑬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四日。

雙方即已開始談判，美國堅指，中共如要求美國協助發展原子能和平用途，必須遵照防止核子擴散條約 (The Treaty of the Non-proliferation) 的規定，不能把核子能轉移給第三國使用。當時中共拒絕接受美國的條件。一九八二年八月，美國無任所大使華爾特 (Vernon Walter) 訪問北平，與中共繼續討論此一問題，仍未成功。至同年九月，雙方又舉行了「關於和平合作使用核子能會議」，仍然沒有達成任何的協議，原因美國懷疑中共協助巴基斯坦建造核子武器^⑭。又據報導，中共透過私人的關係，出售製造原子彈的鈾給南非^⑮。至去(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共的立場開始轉變，決定派遣代表團訪問華盛頓，並與美國代表肯尼迪 (Richard Kennedy) 舉行談判，討論有關原子能和平使用問題。接著在八月十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表示，中共願意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但仍保持過去的立場，即中共參加國際原子機構並不表示接受防止核子擴散條約^⑯。八月十五日，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白萊克斯 (Hans Blix) 訪問北平，與中共討論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等事宜。

中共所以改變初衷，願意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並與美國談判原子能和平用途合作事宜，主要的原因是近年來中共的能源發展無法配合工業發展，影響經濟。據美國商務部的年度報告，由於中共的能源短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約達百分之三十的工業陷於停頓狀況，特別是廣東地區最為嚴重^⑰。故發展能源實為中共當務之急。唯發展能源需要投資，據世界銀行估計，在這個世紀末期，中共約需投資美金四十億，才能解決能源缺乏問題。而這筆鉅額的數字，決非中共的能力所能負擔，故必須美國的大量援助。

去年九月五日，中共申請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美國在科技輸出方面，把中共列入友好非盟國的等級，不再要求中共加入防止核子擴散條約；唯堅持不得協助其他國家發展核子武器。趙紫陽在雷根宴會上致答詞時宣佈，中共不鼓勵核子擴散政策，也不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⑱。以後趙紫陽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除了重申上述觀點外，並且強調承擔在國際機構中應盡的義務^⑲。趙紫陽這次公開宣佈等於修改過去中共的立場，預期在今年四月雷根訪問中國大陸時再作進一步的討論，可能在雙方原子能合作方面達成協議。

註⑭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9, 1982.

註⑮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20, 1982.

註⑯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

註⑰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9, 1984.

註⑱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註⑲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十一日上午，趙紫陽前往美國國會作禮貌上的拜訪。這個由五百三十八人所組成的參眾兩院，當時祇有十幾位議員歡迎他，顯得格外的冷清。特別是眾議院院長奧尼爾(Thomas O'Neill)原是中共所拉攏的對象，曾經應邀到中國大陸訪問過，但這次趙紫陽訪問華府之時，他仍在家鄉渡假，未予理會。十一日晚間，趙紫陽仍在華府麥迪遜飯店舉行盛大的千人答謝酒會，爲了統戰的需要以及製造友好氣氛，廣泛地邀請美國政界人士參加。

儘管如此，趙紫陽與雷根政府的歧見始終無法消除。我們發現，一月十日雷根總統在舉行正式歡迎會時明白表示：「在我們方面，我們承認我們兩國之間存有分歧，但是我們準備培植、發展和指望在許多領域的一致，來加強我們之間的聯繫」^{②①}。雷根所指的分歧，決不是單純地指雙方對「臺灣問題」意見的分歧，也包括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和貿易政策方面的分歧。趙紫陽在接受五家電視臺訪問時也明白承認雙方，對中美洲、中東和第三世界的看法存有歧見，都影響這次訪問的氣氛。如果比較趙紫陽這次的訪問與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的華府之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雷根完全是按照一般國際的歡迎儀式進行招待，並沒有顯出特殊之處，這與一九七九年一月卡特歡迎鄧小平的作法大爲不同。當時卡特有意把鄧小平作爲他競選總統時的政治資本來處理，以宣揚他在突破中國問題上的成就；同時美國三家全國電視網也追蹤採訪，形成一股高潮。至於這次趙紫陽的訪問，由於雙方心中都存有芥蒂，尤其是在趙紫陽訪問之前，美國國會通過了兩項決議案以及雷根總統發表不背棄中華民國的談話，引起中共強烈的不滿。在這種氣氛之下，在在顯示出雙方都在演戲，也可以說是在唱對臺戲，不像鄧小平訪問時與卡特發表聯合公報，宣示共同反蘇的立場。也因為雙方立場明顯地存有歧見，故趙紫陽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外交政策協會」舉行的聯合午宴時坦白地表示：「今後中美關係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克服分歧，排除障礙，穩定和持久地發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一種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倒退。前者是我們努力爭取的，後者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②②}。這段話明白地指出這次訪問並沒有解決雙方的分歧，故他進一步說：「他期待在三個月之後，在北京同雷根總統再次會晤，作進一步的深談」^{②③}。究竟能否如趙紫陽所說，實屬疑問。

陸、繼續擺出反蘇姿態

註②①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註②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註②③ 同註②①。

雖然雙方在許多問題上存有歧見，但雙方仍有合作的需要，最主要的是美國在制訂全球政策與亞洲政策時，仍寄望中共能扮演某種程度的反蘇角色。對於這個問題，近幾年來美國學者和政府爭論得相當激烈。一九七八年卡特政府所以決定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認為雙方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一九八二年雷根政府擬訂亞洲政策，修正過去卡特的亞洲政策，大大地降低了中共的戰略地位，但仍寄望中共與蘇聯保持某種程度的敵視關係。如「美國大西洋委員會」於提出政策報告時指出：中共與蘇聯保持敵對關係，可以牽制蘇聯四分之一的武裝部隊，一旦戰爭爆發，使蘇聯有兩面戰爭的顧慮。再說，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蘇聯就無法使用中國大陸沿岸港口作為修護補給之用^{註②}。進一步而言，美國與中共的合作，在東北亞可以壓制北韓的南侵，在東南亞可以牽制越南共黨的擴張政策^{註③}。大西洋委員會的這種觀點也可以解釋為代表美國學術界的部份意見。曾任卡特政府國防部長的布朗（Harold Brown）在最近發表的「思考國家安全：在危機世界中的國防和外交政策」（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Dangerous World）乙書中指出：基於反蘇的觀點，美國應與中共合作，制止蘇聯的擴張^{註④}，就是屬於這一派。

其他如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柴高雷（Donald S. Zagoria）認為，在一九八〇年蘇聯威脅中共，中共威脅越南，越南威脅柬埔寨共黨，這樣可以形成亞洲共黨權力的均衡^{註⑤}。他又認為中蘇目前處於某一程度的緩和，但不可能根本改善，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應採取更謹慎的政策，如果中共與美國關係惡化，就會為蘇聯所利用。美國雖不能幻想中共成為親密的朋友，但在反對蘇聯擴張的立場是相同的^{註⑥}。

從這些論調可知，美國學術界尤其是在卡特政府時期任職的官員，對於中共的寄望甚高。這些人在言詞之中皆表示，美國不應以「臺灣問題」而與中共鬧得不愉快。由於這一背景，這次趙紫陽特別把紐約列入他重要的訪問行程之一，其目的就是爭取這些官員的支持。故他在紐約期間，分別會晤了尼克森本人、尼克森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季辛吉、卡特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范錫以及白宫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等人，重申其反蘇的言論。他在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時更特別表示：中共與蘇聯談判並沒有獲致協議

註②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The Atlantic Council policy paper, pp. 37-38.

註③ *Ibid.*

註④ Harold Brown, *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Dangerous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3), pp. 133-137.

註⑤ Donald S. Zagoria, "The New Equilibrium in East Asia" in Robert B. Hewett ed.,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Economic Future of East Asia* (Hawai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p. 2-3.

註⑥ Donald S. Zagoria, "The Moscow-Beijing Detente"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3, pp. 870-872.

，文化交流與貿易數量雖有增加，但三大障礙（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侵柬、中蘇邊界和中蒙邊界撤軍）仍沒有消除。趙紫陽在紐約訪問時散佈反蘇的論調，使一批主張玩中共牌的學者振振有詞，對雷根形成另一種壓力，這也正是趙紫陽此次訪美的統戰陰謀之一。

柒、運用貿易作為誘餌

趙紫陽不僅利用反蘇的論調迷惑美國，同時也以貿易為手段對美國工商企業界進行統戰工作。前文已述，趙紫陽在今年一月三日的記者會上提到，中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有廣闊的遠景，有很大的潛力。而代表「新華社」喉舌的「瞭望」周刊在評論趙紫陽訪問的專文中，也提到中國大陸的自然資源和市場，對美國的經濟重要性日益增強^⑳。及至趙紫陽抵達華府，不論在與雷根政府的高級官員會談，或是其他場合談話時，都一再強調中國大陸繼續實施開放政策不變，中國大陸是具有潛在的市場，希望美國企業界前往投資，並在促進中共與美國經濟合作方面起更大的作用。例如他在雷根總統的宴會上明白地表示：對於經濟技術方面，「願意採取積極態度，進一步加強合作」^㉑。十一日中午，他在華府「美中（共）貿易全國委員會」所舉行的宴會上，向三百位美國企業界人士呼籲：「要善加利用機會在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方面為雙邊關係打下更堅實的基礎」^㉒。他並提出「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以多種方式擴大經濟、技術合作」^㉓。

接着趙紫陽訪問舊金山時，在費蒙特旅館與美國西部企業界六十人會晤時也表示：這次來美國主要的目的就是促進雙方關係的發展，「也包括經濟貿易的發展」^㉔。一月十四日，他在紐約向七十名美國東北地區的企業家重申：「實行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條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我們同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經驗豐富的美國企業界的合作，天地是廣闊的，前途是遠大的」^㉕。趙紫陽一再強調雙方經濟上的合作，顯然中共正在利用經濟作為政治資本，以期達到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目的。趙紫陽在華府

註⑳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註㉑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

註㉒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註㉓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註㉔ 同註㉓。

註㉕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

註㉖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

、舊金山、紐約的言論，都強調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係；政治關係發生挫折，必然影響到經濟的順利發展。這些話是有意利用企業界人士對雷根政府施壓力，使雷根政府對中共作政治上的讓步。

捌、配合最近和談統戰

除了宣傳廣闊的貿易前途外，這次趙紫陽訪美還負有一個重大的任務，就是配合最近鄧穎超所發動的和談攻勢，在各地華僑面前利用機會實施統戰，並且侈言高論「和平統一」，但擺出較低的姿態。他說：「祖國統一以後……臺灣可以作爲一個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的充分自主權，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爲臺灣所獨有的某些權力。臺灣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需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去，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祖國統一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將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們還歡迎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共商國是」³⁵。

從表面上看這段話，是中共歷年來和平統戰所提的條件最寬，姿態最低的一次，但祇要是對中共統戰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趙紫陽的這些話都是統戰花招，公開撒謊。因爲自從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所謂「民主黨派」那一個能夠做到與中共真正的「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回憶在反右派鬭爭時期，凡是反對中共政策的人，就是反動。當時中共認爲「民主黨派」就是資產階級右派，也是「反動派」，加以清算鬭爭，採取人格上的侮辱和肉體上的鞭笞。自去年十一月起，中共爲了配合統戰活動，特別召開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章程。但我們仔細分析這些章程，立即可以看出所謂民主黨派的真實面貌。茲舉例如下：如中國民主同盟章程（其他各黨派都相同）中第一章總綱第四條說：「本盟堅持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³⁶。這一段話可說是相當的動人，但我們再與其他條款對照，就可看出各民主黨派絕不能與中共做到「互相監督、肝膽相照」。如總綱第一條說：「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³⁷。由此可知所謂民主黨派就是中共統戰的工具。再如第二條說：「本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註³⁵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四日。

註³⁶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註³⁷ 同註³⁶。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⑳。第五條說：「本盟各級組織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要督促和幫助盟員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自覺地……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聯繫起來，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㉑。這條條更可以證明所謂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其實只是接受中共領導，遵循共黨路線的另一種說法，否則就是「反動派」、「反革命份子」。由此可知，趙紫陽此次訪問美國，重彈統戰老調，完全是散佈和談的謊言，欺騙美國的華僑。無怪趙某所到之處，都有大批的當地僑胞對他示威抗議，一方面要趙某棄暗投明，要中共放棄共產主義；一方面表示支持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但給趙某的美國之行蒙上一層陰影，也使得中共的和談統戰濫調，不攻自破。

註^⑳ 同註^⑳。

註^㉑ 同註^㉑。

中共問題論集

郭華倫著

全書收錄有關中共問題之論文或報告計三十二篇；諸如中共黨史問題、中共的戰略策略與暴政及中共問題研究方法等，均有所評析，廿五開本，約卅萬字，四二六頁，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